今天：「時代哭」(曲)代溝鮮明

「你將放在我公司的資金，同小周一樣，我們是一期盈利的。」我話未說完，小袁忙搶着回答：「每季都送進我銀行戶口呀，波姬辦事，一點也沒錯過，你們全是用的現代管理呀，爲什麼要提這個？」我笑道：「我的意思是想知道你們在東京這次開張，股金不少呢。」她聽了已明白過來，便以手按住我的手道：「現在好容易在一塊，又提這金錢的話作什麼呀？」她這才倒入我懷中，告知我：「已同袁委員辦好了離婚——你知啦，我是質本潔來還潔去呀！」我驚問她：「你直沒說給我知呀，幾時辦好的，又拿到一筆麼？」

「是同你初次相交的先兩天，那邊法院批准的，不然我給了身子給你，以後怎麼辦？」這使我心頭上突添了重量，這女人竟用意如此。她見我沉默，攀住我的臉親了又親道：「不用怕，你這就是照規定的日子結婚好了，我和小周對你決不會有半分妨碍。」這令我更莫名其妙起來，我關心的是「這不是辦法」。

「你該想到，你是本來對我們的情義，就沒有辦法的……，周姐爲人有量，姐妹可以好到不私有——她見我愛你，才情願將我拉給你的……」我只好不再問下去，她一翻身坐起來說：「快收拾，朵娜家在等我們吃晚飯呢。」我們同過海，我叫她先去打牌，我隨後到，免得出雙入對不好。

不意今天大熱鬧，「上海帮」紡織花大亨的二世祖，有三位之多，妙在他們叫朵娜作「大家姐」，而朵娜視他們如子姪。

這是「商業倫理」，或稱「生意倫理」。朵娜嚕中告知我：「小袁此來，聘三個廚師是一件事；還有就是爲捧當白卡成歌星，叫我總其成，籌一筆大廣告費。」話未完，文生來到，朵娜說：「廣告佬來了，可惜他只能做香港廣告。」小周在索哈怕上，與牛皮孫鉛笑：「阿拉託儂格福！」他從了幾千元，不吃飯，說要趕北角陪台北闊客看最後「小百花」閉幕，匆匆走了。撈清客這行，自古不易。

「紡棉花」三個二世祖，每人答應入股五十萬，朵娜勸捐：「將來她大紅大紫，一隻結婚蛋糕，就不只一百萬。」一圍坐了十四人，才上三分之二的菜，已有一半人走了。只餘下我三個，同彼德帶着那小妖姬，便一同過九龍聽姚蘇蓉。小袁只二十一，沒趕上當年「姚蘇蓉時代」，却能唱「今夜不回家」。

三一八：躺步

遊艇已航行在浮岸島的海面。歡蘭大概不要重遊舊海故地，她吩咐船長轉航，開向淺水灣去。

金火這人越來越不簡單了。剛才，她歡蘭只是一句拒絕與嘉禮復合的話，他馬上聯想到她背後的關氏老爺身上去……

不錯，嘉禮最近在電影事業上有所發展。他的電影公司由獨個兒經營，到和幾個富公子合資，越搞越大。他們買了一家戲院，一年拍兩部至三部大片，另外也買西片。旗下擁有幾個紅星。

也許是發財立品，浪子思回頭吧？他經常藉着望兒子，買許多電子模型玩具，好食物回家。他好幾次走去汽車行，在辦公室和歡蘭談話，問她一些家事。一次，更邀請她帶小强和父親一起遊樂。對此事，她作不得主，微求老爺的同意。老爺呢？這些日子，對已脫離關係的兒子，似乎有些好感，那當然是他幾年來總算幹出一番事業，傍到點名氣。

他對歡蘭說：「他是小强爸爸，加上他最近已發財立品，不會出什麼壞主意，你就順應要求，和他們父子去玩一次吧！」——此乃老爺對兒子一個讓步訊息。

在大埔汀角一個草場，小强和一些孩子放風箏。嘉禮和歡蘭坐在樹下草地觀望，他出其不意地攬擁她，親吻……

她讓他吻過後却推開，罵道：「你尊重，我已非你太太！」

「歡蘭，我們孩子也生過了，何必——」

「別忘記，你我已離婚！」

「跟水上人金火幽會偷情，你還補貼；跟前夫親熱一下，就不成？」

「不成！」她沉着臉。

「我要求復合又怎麼樣？」嘉禮笑望她。

「妄想！」

「歡蘭，關嘉禮不再是做二少爺時那樣，俯仰由人！我有事業。」

「你的事業靠下流女明星脫出來的！」

「你呢？還不是做老爺扯綫風箏，並秘密找男人，在他面前脫！」

「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在下舒飛！」

金庭樑道：「你有種的便不要跑！」說着他自己却先跑了。人叢中有人道：「小英雄，你得罪了金家二少爺，趕快走吧，要不金家護院家丁趕到，可要吃眼前虧！」

舒飛抱一抱拳，鑽出人羣，上了酒樓，看熱鬧的人亦漸漸散去。青粑梁道：「咱們也走吧！」

余顧南對舒飛的安危甚爲担心，道：「老梁師傅，你不是說是，孔秀雲已經答了。她說：「我同來住。」

「你生母容許嗎？」

「我有自己自由，怎容她不許。」

「有人肯要我嗎？」

「聽說你已有了男朋友？」

「沒有，」她搖搖頭答，「有誰肯和我們這種賤女人交朋友的？他們只是逢場作興而已，靠不住的，我自己對這方面也不存有什麼奢望。」

「你太偏激了，」他皺皺眉，「有些舞客會是好人的，不能太偏激的，好人就靠得住了。」

「好人？哼，哪有什麼好人？」

她突然高聲叫起來，「他們都是壞人，害我的壞人，我才不相信他們！他們不會是好人，是壞人，通通是壞人！」說完，跑回自己房中，砰然關上房門，不再出來。二叔在房門外叫她，她也不理，而且隔着房門，他聽到房內有哭聲，他的心不禁緊張了。

一九八：躲在房中痛哭

「既然是放假，就出外散散心吧，你也夠辛苦的了。」叔父好心相勸，「這個家是由你支撐起來的，太委屈你了，將來找到合心意的人，嫁出去，別再挨苦了，對不對？唉！我的想法不同你二嬸，她只爲自己，從不替你好好想過，所以，她實在不對，早日離開我們，這才有出路，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嫁出去？」她茫然望望叔父，「人肯要我嗎？」

「聽說你已有了男朋友？」

「沒有，」她搖搖頭答，「有誰肯和我們這種賤女人交朋友的？他們只是逢場作興而已，靠不住的，我自己對這方面也不存有什麼奢望。」

「你太偏激了，」他皺皺眉，「有些舞客會是好人的，不能太偏激的，好人就靠得住了。」

「好人？哼，哪有什麼好人？」

她突然高聲叫起來，「他們都是壞人，害我的壞人，我才不相信他們！他們不會是好人，是壞人，通通是壞人！」說完，跑回自己房中，砰然關上房門，不再出來。二叔在房門外叫她，她也不理，而且隔着房門，他聽到房內有哭聲，他的心不禁緊張了。

一九八：最夠義氣

麥仔曰：「老袁，你鬼白鬼，亦算合理，你班拳手幾多歲？」

高强曰：「都係廿歲至廿五歲。」

袁野曰：「咁就着數好多矣，而五磅數有利，對比之下，算係公平，以泰例打，五回合制，每回合三分鐘，休息兩分鐘。」

高强曰：「拳膊脚膝出齊？」

袁野曰：「然，泰例係咁。」

高强曰：「佢地未打過，不知是否拍得住。」

袁野曰：「既然地係世界級人馬，對泰拳應該有認識，好多空手道高手，亦到泰國打擂台。」

程振曰：「袁師傅，此事我唯一定進行，等我同班拳手聯繫過，然後大家再傾。」

食完晚飯，袁野麥仔屎坑華三個，去飲咖啡，袁野問屎坑華：「雙虎會是否可靠。」

屎坑華曰：「大把水喫，高强份人，最夠義氣。」

麥仔曰：「小心班太子仔反感嘅。」

屎坑華曰：「挑，有銀搵！話知佢啊！」

麥仔曰：「屎坑華，又不可以咁講。」

袁野不出聲，屎坑華挑通眼眉，鼓其三寸不爛之舌曰：「袁野，有銀搵時就要搵！萬二銀一個泰仔，我諗雙虎會畀得起，尤其强哥，佢冇反對，程振亦不敢反對。」

袁野曰：「乜高强咁硬嘴者乎？」

屎坑華曰：「當然了，程振老竇來得香港，全靠强哥奔走，足足七年至搞掂。」

一九八：躲在房中痛哭

「既然是放假，就出外散散心吧，你也夠辛苦的了。」叔父好心相勸，「這個家是由你支撐起來的，太委屈你了，將來找到合心意的人，嫁出去，別再挨苦了，對不對？唉！我的想法不同你二嬸，她只爲自己，從不替你好好想過，所以，她實在不對，早日離開我們，這才有出路，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嫁出去？」她茫然望望叔父，「人肯要我嗎？」

「聽說你已有了男朋友？」

「沒有，」她搖搖頭答，「有誰肯和我們這種賤女人交朋友的？他們只是逢場作興而已，靠不住的，我自己對這方面也不存有什麼奢望。」

「你太偏激了，」他皺皺眉，「有些舞客會是好人的，不能太偏激的，好人就靠得住了。」

「好人？哼，哪有什麼好人？」

她突然高聲叫起來，「他們都是壞人，害我的壞人，我才不相信他們！他們不會是好人，是壞人，通通是壞人！」說完，跑回自己房中，砰然關上房門，不再出來。二叔在房門外叫她，她也不理，而且隔着房門，他聽到房內有哭聲，他的心不禁緊張了。

二：因禍得福

青粑梁伸手在他小腿上猛捏，示意他不可作聲，果然金庭樑回頭向余顧南盯了一眼，縮進人叢中，回頭道：「小子，你敢丟下臭名麼？」

「不吃了，趁金家的人未到，咱們快回鏢局去！」青粑梁不由分說拉着余顧南鑽進一條小巷，轉入東二巷。

余顧南這才問道：「老梁師傅，那姓金的是什麼人？怎地大家都忌他幾分？」

青粑梁這才將金家顯赫身世說了一遍，道：「適才他訂了你一眼，以後可得小心一點，怕他了！」

余顧南更加興奮舒飛，道：「我的本領，便不了！」

青粑梁笑道：「他本領還粗淺得很，那些功夫中看不中吃的多，遠我也不如，假如你只求達到就，志氣未免太小了！」

余顧南嘖道：「原來江湖有本事的人這麼多！」當下又問：「依你看，咱們總顯頭武功算不算得厲害？」

青粑梁白了他一眼，道：「小子，怎會出這樣的難題？這個問題，我不答覆，下次再問，必打你的屁股！」說着已至門口，余顧南一溜烟跑到東廂。

一進房只見姬圓坐在炕上補衣服，桌上已放着飯菜。姬圓圓放下手上的女紅，道：「你又跑去那裡玩？」(五三)

三：天涯俠客無刀無劍

文・秋風　繪・梁坤木

十四：迷途

陳浩泉

「哦，這麼快？十一點還不到！」他好像不想我走似的。

「十一點半，我媽在酒樓裡等我喝茶，不能遲到的。」我說。

「哦——那麼，下星期天再見！」

「拜拜！」我向他揮揮手，匆匆離開涼亭下山。

我沒撒謊，母親的確在等我去喝茶，我不能讓她枯候。最近，爸爸沒常來看我們，她的心情不大好，我必須多點時間陪陪她。

走到山腰的馬路，我才想起，和那年青人談了半天話，還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呢！他也不知道我叫什麼名字呀！這是公平的。

其實，人與人之間只要談得來，知不知道名字也沒關係，反正，名字只不過是個記號，未必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來到酒樓剛好十一點半，媽媽已等着了。坐下來後，我隨手把那幅畫放在枱面上。

「這是什麼？」媽媽問。

「一幅畫。」我說，「一位朋友送的。」

「你不是去行山嗎？怎會有朋友送畫給你？」

「那個人是在郊野公園寫生的。」

「哦——這麼巧。」媽媽望我一眼，又問：「是新認識的朋友？」

「唔！」我點頭。

「男的還是女的？」她眞的是「打破沙盆問到篤」了。

「朋友就是朋友，男的女的有什麼分別呢？」我反問。

「分別可大啦！你別嫌我嚕嗦，據你太多，媽媽可是爲你好。」

十四：楊老太遇癌殺手

癌症成爲人類最大殺手，此語一點不假，單是阿芳之街坊，除了杜先生最近死於胃癌之外，楊老太亦身罹肺癌，命不久矣，等待度過最後一段日子而已。

這位楊老太，就是賣菜婆楊太之家婆是也。說起楊老太，身世亦都幾可憐者也。那位楊老先生，本屬廣州商人，開有一間舖頭，生活亦算中上矣。楊老太並非元配夫人，乃是妾侍身份，後來大婆過世，楊老先生又娶了一個塡房，楊老太始終是二奶命，無法扶正。

楊老太生有二女一子，兩個女大，仔最細。放之後，在廣州做生意之人，自然有啖好食矣。首先，楊老太之子楊老三先行申請來港。那時是公私合營時候，身爲少東之楊老三，還不足廿歲，當地政府安排佢去工商管理局做科員，佢寧可住家工以謀生活。

放棄，乃申請來港另謀發展。

那是五十年代後期，一個二十歲不到之青年，來到香港獨闖天下，出路只是打工而已。當年之楊老三乃是在一間紡織廠做小職員，後來結識一個養成工小娟，佢就係後來之楊太矣。

小娟亦係廣州人氏，十四歲就來到香港，投靠一個親戚，做的是妹仔一般之工作，有食無工，做了兩年，有人提醒佢，與其替親戚做住年妹，連人工也沒有，不如去紡織廠考養成工，將來學得一門手藝，還可以賺一份人工也。

小娟去考養成工，果然被錄取，可惜佢尚未學滿師，即與小楊談戀愛，還未正式做個紡織女工，便嫁作楊家婦，一連串生下三男二女焉。

楊老太是在三年飢荒時期，申請來港投靠其子者，可憎那時之小楊，生活亦很困難，只好去打

失落的浪漫

文・畫　司徒明

認爲此酒長丈夫氣

後來由謝芬妮挑選了一家，他們抵目的地進去，營業很好，她還招呼了前夫的朋友胡先生與他的太太，他們約十個人圍圍一桌。她後來問了侍者，知有一張雙人桌，他們到壁角坐下，小方道：

「還來必向隅，生意很好。」

「這裏不會製『乾燒魚翅』的，」謝芬妮笑着：「砧有這隻川菜才貴。」

「我們吃小菜吧，砧兩個人呢！由你點。」

謝芬妮點了「怪味鷄」、「乾燒明蝦」、「豆瓣鯉魚」，又告倚者稍後以「肝膏湯」佐飯，再要一隻「乾炒牛肉絲」，問小方喝什麼酒，答道：

「你認爲威士忌如何？」

「要他們拿一瓶十七年的來，剩下的帶到汽車中。你倒也喝威士忌！」

侍者走後，小方笑着對謝芬妮說：「香港人重白蘭地，認爲此酒長丈夫氣。」

「迷信壯陽。」謝芬妮直率的吐出：「又認爲威士忌正與它相反。」

「我不迷信，眞是眞的，我又未結婚，怕什麼？」

「你沒有女朋友？」

「我把你當作女朋友了。」

「你也是獨身呢，同性式會進步到男朋友與女朋友的，芬妮：你能否認嗎？」

謝芬妮當然不能否認，她想到他追自己在進步了，在乎，可以聽其自然，而劉康在美國又不會就得太久。他們即喝威士忌沙達，她告訴他自己店裏四位女職員都漂亮，他道：

「可以斷言，更漂亮的當是新的女波士了。」

「怪味鷄」來，小方試後說是別有風味，謝芬妮道「離婚前我們已來此地，剛才進門我招呼了胡先生是阿章的朋友，今天他們以爲我和男朋友同來。」

「他們怎麼能看出我砧是你的所謂同性朋友呢？」謝芬妮砧是微笑，他們同時舉杯了。(一四)

蜂風語言

偏愛

打先鋒

新界的士申請加價。
市區的士一定表示支持。

值得鼓勵

六十間中學有興趣用母語教學。
其實大家有益。

以防萬一

港府擬明年設職業安全局。
今年還得買重保險。

心關

生養兩茫茫(十四)

城市之光

馮冰知她是隙珍妮了。她道：「是你，你是孔太。」

「叫我珍妮好了。」她說：「阿雲出去後，至今未回。」

馮冰望着女兒，打眼色道：「她有說何去嗎？」

陳珍妮說女兒連行李也帶走。

馮冰奇怪地走出來問怎麼樣？雖然沒有提出問題，但孔秀雲已經答了。她說：「我同來住。」

「你生母容許嗎？」

「我有自己自由，怎容她不許。」

「孔秀雲說。顯然，她是受過了很大大刺激然後作此決定。

晚飯時，林偉仁也在座了：「雲，和生母的生活方式不習慣罷？」

孔秀雲搖搖頭。

「住的地方，不及這裡舒服？」

孔秀雲又搖搖頭。

「那爲什麼去後又回來呢？」馮冰再問。

「媽，是不是不歡迎我？如果你說是，我可以馬上離去。」

「千萬不要這樣說，媽多麼希望你回到身邊來。」

林偉仁道：「對了，女兒回來了，應該高興，何必問長問短？」

馮冰也不再問了。不過，看到女兒的特別，內心難免有所懷疑。

電話鈴响了。孔秀雲道：「如果找我，說我沒有回來。」

馮冰接聽，果然是女人聲找孔秀雲，她說她沒有回來，問誰人找她。

「是林師奶罷。」對方說。

馮冰道：「對了，女兒回來了，何必問長問短？」

「叫我珍妮好了。」

「珍妮，你是孔太。」

「是，孔秀雲回來了。」

「那爲什麼去後又回來呢？」